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四十四回 賈凶殺害被獲依投

當下海安道：「既有賊人到此，這也不妨。亦不必在帳中守候，小的躲在房門背後伏著，那賊人進來，必從房門而進，那時小的乘其不備，突起擒捉，有何難哉？」海瑞點頭稱善。且不題主僕二人計議，再說那沈充領了張居正之命，藏帶著匕首，一氣急急追隨著。這日追到野林地方，望見海瑞在前，他也不去驚動，諒海瑞必投店安歇，徐徐跟著。到了黃昏時候，海瑞主僕果然投店住宿。沈充大喜，待他人店之後，自身亦入此店，就在海瑞鄰房，專待夜靜時動手。吃過夜飯，又用了許多酒，以壯其膽。在那店內直等到二更之後，聽得滿店的客人俱已睡靜，沈充即便把衣服脫下，只穿一件皂布緊身，兩腿著套褲，足下登了快鞋，懷了匕首，輕輕的把自己房門開了，悄悄潛蹤，印著腳兒，來到海瑞房門之外。只聽海瑞在內朗吟道：百年秋露與春花，展放眉頭莫自嗟。

詩吟幾首消塵慮，酒酌三杯度歲華。

敲殘棋子心情樂，撫罷瑤琴興趣賒。

分外不加毫末事，且將風月作生涯。

沈充聽畢，自付道：「這些舉動，真是腐儒之氣，這等時候不早去睡，還在那裡吟詠。」只得又等了片刻。又聞吟道：小窗無計避炎氤，入手新詩廣異聞。笑對癡人曾說夢，思攜樽酒共論文。

揮毫墨灑千峰雨，噓氣光騰五彩雲。

色即是空空即色，淮南春色共平分。

吟畢少晌，又聽裡面說道：「見此詩新異，令人閱之不忍釋手，當作一律以美之。」又復吟曰：絕調新異已聞語，幾重舊案又翻新。

狐狸塚現衣冠古，傀儡場中面目真。

冰柱雪花空幻象，雞鳴犬咬屬何人？

尋常事久非人想，領土輕雲亦染塵。

吟畢，乃漸聞欠伸之聲；迨後寂然不聞復吟矣。

沈充竊聽良久，自思：「此時當睡去。」乃從門縫之中窺張，只見孤燈一盞，帳子內鼻息如雷。沈充便大著膽，將那房門輕輕的推了一推，卻是挨實的。遂將匕首鑽了門縫，撬了幾撬，那門門也就開了。此際海安正立著不動。沈充挨著門扇，輕輕的挨身進去，被海安黑地裡突出雙手將他揪住，叫道：「拿住了，拿住了！」海瑞卻從帳內跳出來，幫著海安。那沈充幾次掙扎，因海安蠻力，雙手捏住，不但不能動彈，連氣險些被他捏絕了。海瑞道：「且勿放鬆，我把條麻繩來縛住，休教走去了！」

沈充自知不好，欲動匕首，誰知捏住不能用力，剛要斬海安，卻被海安一丟落地。沈充見無法可施，只得哀求道：「不用綁我，如今既已捉住，料難走脫，不必費力。」海瑞乃將房門門實，把一張交椅靠在門後，自己坐著，方叫海安將他放鬆。

海安道：「放鬆不得的，他有兇器在身。先時拿一小刀來斬小的，幸得看見打落地下了。怕他身還有刀，放了必來刺人。」

海瑞聞言，先把燈照過地下，將匕首拾起，又把他身搜過，見並無做賊器具，乃令海安釋放了他。沈充見手無寸鐵，料知插翅難飛，只得跪下哀告道：「小人肉眼不識泰山，冒犯尊顏。幸開一面之網，恕免小人之死，則生生世世，感德靡既矣。」說罷，叩頭不迭。海瑞怒罵道：「我先還只道你是小戶貧民，逼於饑寒，故一時萌此不肖之念，覬覦行客。誰知你身藏匕首，蓋意欲行刺，並非作竊。我且問你，係何人主使來？快些說來，還可略寬一線，不然夤夜懷刀，行刺欽差大臣，只恐寸斬有餘，而復累及妻妾祖宗也。你慎思之，毋貽後悔也！」

沈充聽了海瑞這番言語，自思句句不差。既已被拿，自然不能逃脫。且又露兇器，不能強辯的了。不若直對他說，或者原諒我，為人所使來，係為從犯，尚可寬恕。否則天明將我交與有司，只怕一頓板子夾棍，不得不招。那時官官相護，有司豈肯容我直供？如嚴刑鍛鍊，逼我招認為首，這是有冤難伸，豈不白白的坐了典刑？不如在他跟前直說為妙。乃叩頭說道：「小的原是張居正府內家奴。只因大人出京之後，家主命小的身懷匕首，來趕上大人，不論什麼地方，殺卻大人，將首級回去領賞。可憐小的逼於主命，不得已來此，今為大人所獲，罪該萬死。伏乞恩開湯網，大發鴻慈。念小的係威逼而行，寬開性命，則來生犬馬圖報矣！」說罷又叩首。

海瑞見他言詞直切，諒無遁飾之處，乃對沈充說道：「你的說話，果是真的麼？」沈充道：「焉敢亂說，但望開恩！」海瑞道：「你身為家奴，自然身不由己，主人有命，不得不從，自非你心中起意。我自諒你，你且起來。」沈充叩頭稱謝，起來立著。海瑞乃移椅轉座，將房門開了，問道：「你如今不成功，如何回見家主？」沈充道：「小的只幸大人不罪，就是沈氏歷代祖宗之幸。即此回去，家主雖將小的殺了，也不敢再萌異志了。」

海瑞道：「不是這般說話，你既為他家奴，自然要受他約束，不能抗違的了。如今又沒有首級回報他，豈不怒你？還要打個主意才好。」沈充聽了，連忙雙膝跪下道：「小的蒙大人不殺之恩，無以為報，情願投在府中，作個家人，早晚侍奉大人，以圖報答深恩，懇乞大人收錄。」海瑞道：「我如今要往安南催貢，一番跋涉，怎肯相累你？也罷，住在店中，待我回時，再作商量罷。」

沈充聽得要往安南，只一句話，不覺喜得手舞足蹈起來，說道：「大人要往安南，小的最熟路徑，正要與大人出力，好報高厚之恩。」海瑞道：「怎麼，安南的路徑你卻熟識？」沈充道：「小的幼時從父親往安南去貿易，其國王姓黎名夢龍，原是廣東廣州東莞人氏。其父名喚黎森，在安南貿易。那時是安南鄭王居位，無子，單生一位公主，名喚花花兒，生得美貌多才。這鄭王要招一位乘龍佳婿，不喜他本國的人，要招漢裔，遂高搭彩樓，便在五鳳樓前出下榜文，要招駙馬。此時所有各商人，俱各齊齊整整的前去迎接彩球，以冀打中便為駙馬。那黎森才得二十二歲，生得面龐俊俏，此際亦走到人叢中去看一看。誰知天緣有在，恰好無千無萬的人，公主都不中意，偏偏就看上那黎森。一個繡球打將下來，正中那黎森的肩上。那些番人大聲齊說：『有人中了！』大眾哄然而散。須臾，一群番女走下樓來，將黎森擁簇到裡面去見番王。那鄭王看見了黎森生得好相貌，不勝之喜。即時把番服與黎森更換，立即封為駙馬。」

喚了禮儀，請公主與他拜了天地祖宗，合巹交杯，送入洞房，共成夫婦之禮。不上二年，那公主生下一子，鄭王也一病而死。

國中無人掌權，番人看見他是個半子，就一齊議立黎森為主。

黎森雖登寶位，不忍改易鄭王宗社，仍奉鄭氏為主，自稱鄭王之後。在位五年，黎森亦死。其時黎森之子，方才六歲，幸有大司馬侯光宗，忠心為國，擁著那六歲之兒，取名黎夢龍即大位。及至夢龍到了一十二歲上，便曉得仁義，不敢蔑祖，仍以鄭氏為主，取國號鄭黎氏，自號為鄭繼王，如今已是十八歲了。

小的隨著父親之際親見其事。後來小的父親死在安南，小的不知長進，沒人管束，便任意花消，不半年，已弄得乾乾淨淨。一身無靠，又病起來，倒在大街之上。雖有鄉親，也不肯周濟分文，遂至一絲殘喘，待斃通衢。適值繼王出來郊游，見了小的，問起根由，動了惻隱之心，將小的帶回養病，足足養了半年方痊癒。又蒙繼王格外施恩，賞小的為禁中軍士，在宮六年。

想起父親棺柩無歸，乃向繼王哀懇，給假回家葬父棺柩。繼王大喜，說小的孝思不匱，賞了一百兩銀子，撥定船隻夫馬給與小的。自那年回家之後，葬了父柩，又沒生意經營，日復一日，就把那些銀子用光了，依然流落，幸得張居正老爺收錄。若說起到安南那裡，是小的最熟的路徑；二則可為大人致意，或可少報大人恩典於萬一，伏乞大人俯賜收錄。」

海瑞聽他說得有原有由，笑道：「你本是一個孝子，怎麼一時差錯，卻投在奸賊府中聽用，行此不仁不義、悖理逆天之事？好的是遇著了我，若是遇了別人，只恐你今夜就不得生全了。也罷，你若肯改邪歸正，隨我前去。若是回來之際，卻是始終如一，我卻薦你一個啖飯之處。若說要隨我回京城裡去，這卻不能的。那張、嚴等在彼見了你，怎肯相容？你自去想來，如果堅心，方才可應允我呢！」沈充叩首道：「小的蒙大人這番恩典，怎能懷著異心？」乃對天指燈發誓，海瑞方才放心，將他收下。

次日，海瑞起程，攜帶著沈充而行，一路上多虧他用心用力的服侍。後人讀到此處，有詩單贊海瑞能以正言點化頑劣。

其詩云：

石中本有璞，只少切磋人。

若得良工剖，堪為席上珍。

凡人皆有性，慣習失其真。

今得一木鐸，諄諄改易心。

惡念時時改，金言日日親。

芝蘭同作伴，不覺有香薰。

試看沈充者，一念作好人。

畢竟沈充隨著海瑞到安南去，可催得貢物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